达拉特快讯
响 沙
XIANG SHA
2019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二
3 版

无悔的军旅梦（上篇）

梁 仓

花石峡休整

1958 年初夏，根据总参命令，要从内蒙古抽调两个骑兵团赴青海玉树地区参加平息叛乱。内蒙古军区于 6 月初向十三、十四两个团下达临战准备的命令，部队立刻整装待命，休假的干部一律归队，对枪支弹药、装备物质进行全面清理补充，还把剩余的物资通过铁路运送到集宁北的新建营房内储存起来，留守待用。

在此期间，当部队里的干部战士得知要去青海平叛，打击消灭叛乱分子，大家都难以理解，不能接受，认为全国解放都快十年了还有叛乱分子？再就是大家听说到青海西藏，感到那个地方特别神秘，有点顾虑，因为对那地方气候、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也不了解，语言又不通无法交流，这样的行军打仗肯定是困难重重，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与人和没有一点优势。

不管怎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7 月 1 日我们从萨拉齐的小巴拉盖村如期出发。那时包兰线不通，我们只能连人带马、及辎重全部上火车，绕道北京、郑州、西安，走了五六天才到了西宁。下火车又转汽车，人马与辎重又上了汽车，一个班正好一车，这 J 牌汽车还是德国人制造的，相当笨重，马槽一人多高，车身自重就有 8 吨，一个班的骑兵战士和军马挤在搭着帆布车篷的大卡车里，唱着歌颂伟大领袖的革命歌曲一路前行，经青藏线过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

就这样，内蒙古调集的两个骑兵团在西宁火车站紧张休整后马不停蹄，再次出发，几十辆汽车行驶在西宁到玉树的青藏高原上，浩浩荡荡，日夜兼程，在沿途的兵站上填充些给养后便继续前行。特别是到了夜晚，蜿蜒曲折的车队在车灯的照射下，好像一条巨龙，光这阵势也把那些散落在青藏高原上的叛乱分子吓得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了，又是三四天的急行军，好不容易到了青海与西藏的交界处“花石峡”，这个地方是果洛、海南、玉树三个州的交叉路口，海拔并不高，只有 4200 余米，可人们给这里送了一个挺瘆人的名字，叫“鬼门关”，这个地方确实如此，只要是进藏，到这里必须停下来适应几天，否则就连这口气也出不上来。因为这里是边关要塞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花石峡应该是个条件不错的地方，要不然怎能有那么多的群众居住生活在这里。

这里建有一个兵站，我们来到这里后，还受到了先期到达这里的我们的团长虎日乐巴根，玉树前线总指挥青海军区代司令孙光与玉树州委书记的热情接待，大家深受鼓舞。休整期间，本来呼吸就困难，加之旅途劳顿，应该好好休息，可我们这帮年轻人，就是不甘示弱，“欲与天公试比高”，休整之余还组织篮球比赛，十四团通信股长打完篮球，晚上睡觉前有点反应，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这就是高原反应的恶果。这件事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各级领导又费了好大劲儿耐心细致地做安抚思想工作，以稳定军心。

这个花石峡真也是个是非之地，文成公主进藏，在此一气之下摔坏了镜子，摔出一座“日月山”来；樊梨花的阅兵台，薛刚反唐，源头也在此；八百里“倒淌河”在此折返西流。杜甫的《兵车行》最后两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是对这里在遥远的历史年代最准确的概括。您没有看见，青海的边上，自古以来战死士兵的白骨没人掩埋。新鬼烦恼地怨恨旧鬼哭泣，天阴雨湿时众鬼啾啾地喊叫。这仅仅是白骨遍野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这里实行的是天葬，白骨自然也就没有人收了，现在听起来都令人生畏，于是这里被称为“鬼门关”也确实名副其实。

不管如何，花石峡的休整是无法回避的，那段时间领导们除了稳定军心以外，还要给大家传授一些生活小常识，我正好是团里的医护干部，与领导们一起搞健康教育，当然这也是我的职责。记得最管用的当数“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枕头垫高”这句谚语，在这里休整集结了好几天，然后在汽车的帮助下继续前行，待 7 月底翻过巴颜喀拉山进入清水河后，我们便开始了平叛作战。

搜山奇遇藏民

青藏高原的夜晚格外寒冷，戈壁滩上没有任何避风的遮挡物，西北风如锋利的刀子，直刺人的肌骨。可怜的战士们不适应这种气候，有的战士缺少足够的御寒衣物，由于出发一个来月了，所带给养也越来越少，不只是将士们是这样，就连军马也越来越不适应，此时我们面对的“敌人”，除了叛乱分子，还有寒冷和给养。

晚上宿营，那顶布帐篷难以抵挡夜晚的寒冷，战士们无法躺平而眠。七八个战士常常是围坐一圈，趴在膝盖上，大家头顶着被单，中间燃起一堆篝火，所谓篝火，无非就是一些牲口粪便，以及一些芨芨草根等，根本着不起火来，只是冒着缕缕青烟。就是这样，这烟火仍像是给大家增加了热量，仿佛是大家的希望之火。第二天清晨，我们顶在头上的被单根本无法折叠，因为被单结着霜雪，已经冻硬了，就连帐篷的底边、放在地上的马靴也与地皮黏在了一起。

刚刚在清水河安营扎寨，侦查员就有情报，在此往南有个叫卡纳滩的地方，在那里聚集了不少敌人，还有称多县也有一部分叛乱分子。于是团部决定：先打卡纳滩，由十三团改编的 31 部队从西北部包围；由十四团改编的 41 部队从东南方向包围，最后合围消灭叛匪。我所在的 31 部队在向导的带领下向预定地点出发，可路上到处是水草沼泽地，我们的人马根本不适应，特别是军马，一路上抬出这匹，再去抬另一匹，加之空气缺氧，人马都滚在了泥浆里大张口喘气。好不容易赶在天亮前到了指定地点，而且看到有 100 多顶帐篷，我们便冲进帐篷群，结果空无一人，此时天已大亮，在此往西四五里的山沟里，好几百个叛匪叽理哇啦向我们冲来，我们立即进入作战状态，占领有利地形，等匪徒靠近了再打，结果有个机枪手在匪徒还有 500 米开外时就扫射开了，其他战士也跟着一齐开枪，叛匪听到密集的枪声后分散逃回西山。这些叛匪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来去自由。

第一次战役后，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沉着应战、稳扎稳打。

接下来我们就以营地为中心，开始地毯式地搜山。第二天我随连队一起搜山，排与排之间的距离以相互目睹为限，山里没有发现叛匪的踪迹。到黄昏时发现一个山洞，洞口旁好像有人走过的痕迹，于是我们让翻译向里面喊话，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不然就向里面扔手榴弹了，一会儿从里面哭喊着出来一个妇女，她说里面还有 9 个小孩，我们让她把小孩儿叫出来，她喊叫一会儿这群孩子连滚带爬全部出来了，全是些五六岁的小孩，翻译进去看了一回说没人了，战士们又进去搜出一支枪来，此时天色已黑了下来，两个连队按信号集结准备回团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怎么办？丢在这里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野外洞穴里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还面临着豺狼虎豹的危险，我们决定把这群人带回去，于是让每一个骑兵都捎带一位藏民，翻译和那个女的骑一匹马，我们每个人带一个娃娃，开始向团部进发，一会儿又下起了暴雨，大家一路泥泞，直到深夜才回到团部，政治处首先给这些孩子们吃了一顿饱饭，让她们暖和暖和，然后移交给当地群众，这件事的确是对群众影响不小，后来家长们陆续来认领孩子，后竟然住在了团部驻地的附近，和我们和谐相处。有的还能积极主动地给我们帮个忙带个路啥的，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

（未完待续）

情系库布其

王长青

我土生土长在库布其沙漠脚下的一片沼泽地——柴登滩，我从小就饱尝了沙漠的喜怒无常。金色的沙浪，波涛滚滚，一望无垠。鸟瞰库布其，宛如一条巨龙，长卧在黄河几字湾的入口处，东西横亘八百余里。它宽广博大的情怀，怒则亢龙有悔，黄沙咆哮，遮天蔽日；静又如蒙古族少女，长裙飘落，轻莎曼舞，孤烟落日，充满着大漠的诗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像一颗种子，飘到这里生根，发芽，成长。在儿时的记忆中，我曾春刨南沙畔的沙葱当菜，夏涉东壕濑的水塘作泳，秋去北大淖儿万亩草原打草行吟，冬栖蒙古族毡包对酒狂歌……我们生活的这片绿洲，也是库布其沙漠的赐予。地质专家说，库布其位居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平原交界处，南高北低，地下水位高。柴登滩在北岸，属盆地，水位低，高低落差地势，这就造就了柴登世世代代水草鲜美、泉溪遍地、枳笈林清翠茂盛、甘草蓬蒿纵生、寸草滩一望无际的自然景观。

但是，穿越库布其，我还是来得太晚，从父辈口中得知，家族中最先走过库布其的是我的二婶。二婶祖籍在山西的河曲县，她是三四岁来我家成为二叔的童养媳的。过去曾有言说：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苦菜，男人走西口。民国三十六年，口里又大旱，颗粒无收。树挪死，人挪活，二婶一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了西口古道的。爷爷说，二婶的命是捡来的，在全家沿路乞讨，穿越库布其腹地的时候，二婶的父母、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烈日如火、饥渴难耐、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乘二婶熟睡，就把她遗弃在一座沙丘上，然后就一步三回头的上路了。也是命不该绝，未走出一里路，熟睡中的二婶忽然醒了，看到周围没人，就爬起来嚎啕大哭，并站在沙丘上扬起了黄沙……二婶的母亲看见了，于心不忍，几近疯狂，说死也死在一块儿，又返回来带上了二婶……

我爷爷在当时柴登滩算有钱人家，有磨坊，有碓房，有耕畜，有长短工。我们祖宗是清光绪年间走西口出来的，作为同一个祖籍——山西河曲县，爷爷收留了乞讨而来的二婶一家，也收留了奄奄一息的二婶并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

过去的大沙漠，既是死亡之漠，也是生命之源，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库布其沙漠腹地有两片绿洲，村里人叫“大圐圙”和“小圐圙”，方圆几里，长满了沙葱、沙芥，沙奶奶等天然植物，夏天的沙葱沙芥嫩绿可口，腌制成酸菜，至今都是绝等的纯绿色菜肴。尤其沙葱花，捣碎捏制成小模片晒干后，是调味的上好佐料，在当时无钱购买花椒大料醋酱油的情况下，捏一小簇沙葱花片，搓成碎末，放在沸腾的油锅中一炸，吃面条呀，拌凉菜呀，奇香无比。

记忆中的大小圐圙，即是夏天沙畔农牧民谋生的场地，也成了我童年神往的乐园。小时候听大人们说，沙中好吃的真多，遇上雨水大的好天年，沙中住的几户人家还在大圐圙种上了西瓜，西瓜又大又甜，无人看管，也许是那个年代还没解决温饱，我就更想去一探究竟。

十二岁，我第一次随父亲和姐姐进了沙，同行的还有隔壁的表嫂和我的大表侄，大表侄比我大一岁。进沙也是有讲究的，一般选在盛夏雨后几天，沙葱沙芥才长的茂盛。沙中本没有路，凭的是直觉，即使前面的人刚走过，风一吹，脚印就又被掩埋的荡然无存，所以那个年代，因进沙迷失方向横尸荒野的故事已不算新闻。所以父亲走的时候就不愿带我们两个小孩，可又硬不过我们的执着。

大小圐圙果然是沙中绿洲，鲜嫩的沙葱沙芥郁郁葱葱，沙葱花也遍地都是，大人们都在采摘沙葱沙芥和沙葱花，我们两个小孩却专找沙奶奶吃。沙奶奶，可能是咬开它有乳白色的奶水流出而闻名，吃起来甘嫩爽口，但吃多了，嘴唇又被蚀得生疼，就跑到行囊处吃一口大饼，喝一口水。沙中水贵如油，很快我们带的水就所剩无几了。

已接近中午时分了，天空中万里无云，骄阳炽热，脚底生烟，父亲，表嫂，姐姐都满载一大袋收获，背在背上，准备返程。大家小坐一会儿，喝点水吃点大饼，才发现水已不多。身负重物，感觉归途更比进程远，每爬上一个沙丘，就得休息一会儿，走着走着，姐姐和表嫂不知不觉和我们落下了两三个沙丘的路程。水已全部喝完了，父亲说，咱们快点走吧，她们会沿着咱们的脚印跟上来的。前路茫茫，唇燥口干，毕竟是我们两个小孩多喝了水，又带的东西不多，走在了前面。偶然回头看时，却见在后面的大沙坡上，姐姐向我们使劲的挥手扬沙，表嫂躺在沙上，一动不动。父亲说，估计你嫂走不动昏过去了，我们快翻出沙了，你俩拿上空壶赶快翻出沙去打上水送进来，照着出去时的脚印走，不然转向呀，说完，他卸下行装又返了回去。

因为表嫂昏过去了，我俩没命的向前跑，其实离沙畔也不远了，高沙顶上就能瞭见天边的绿树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懵懂中终于跑出了沙海。沙畔到处是沙泉，我们爬在沙泉边，喝了个大饱，跳进溪水里，浸了个透心凉，才提了两壶水返进了沙里，表嫂估计口渴脱水太多了，虽然父亲给掐着人中已苏醒，只是一动也不想动，姐姐已口干的说不起话来……

送进了两壶救命之水，也增添了走出沙漠的力量和信心，最终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旅行”，第一次进沙虽险象横生，但给我积累了闯荡沙漠许多的经验。此后我在暑假，年年会几进沙漠，感到其乐无穷。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但那惊险一幕，现在想来记忆还是那样深刻，那样刻骨铭心。

茫茫库布其，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白日放歌须纵酒”的蒙汉种田人，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沙漠逐年北移，形成了“风起明沙到处流，沙压房顶人搬走”的景象，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生活，政府扶植沿库布其沙畔几个村植树造林，当年正值我高中毕业，也回乡参加了植树的队伍，连续几个春秋，植树延伸到了沙漠的腹地。从此，故乡再无沙患，库布其也披上了绿装。沙漠也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出去了，总是会想着自己亲手栽的树成活率咋样？长大了没有？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又四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天，有幸和几位外地归来的同学相约回乡一览，所见所闻，今非昔比了，当年的南沙畔已成了纵横几十里的锁边林，自己亲手栽下的小树，应该是果木参天了；当年戏水的东壕濑池塘已被浩大的羽龙湖旅游区取代，湖面上栖鸟无数，鱼鹰翱翔；当年村北的万亩草原依然是碧草苍苍，芦苇摇曳，风吹草低看不到人头；崭新的蒙古包已取代了旧毡包，一个个点缀在一望无际的寸草滩上，迎接远道而来观看草原的游客。沿黄高速穿过了库布其腹地，更为惊奇的是我们门前的大沙漠被一排排太阳能光伏电极板布满，极板下面一片翠绿，蜿蜒几十里。当地导游说中央电视台播放航拍的昭君镇光伏电工程图像一匹腾飞的骏马……我站在光伏电工程观景台上，遥望着“背靠昭君千古墓，面迎库布大沙堤”的乡村，心潮澎湃，诗情汹涌，欣然填词一首：

鹧鸪天·观库布其沙光伏电工程

极板排排望眼长
能源科技入家乡
赊来库布三分地
借得东君一缕光
除沙漠，立厂房
攻坚拔寨战荒梁
故乡七秩沧桑变
骏马腾飞富八方

戏说我家的手艺行当

张国柱

俗话说：一技傍身，生活无忧。我母亲是那几年咱树林召周围很出名的毯匠。

1971 年达旗二轻局成立地毯厂的时候，母亲作为第一批生产工人参加工作，去伊旗学习三个月，回来后从此开始了自己 29 年的“匠人”生涯（期间当过几年车间主任）。由于母亲有手艺，我们全家受益，虽然没有因工而富，却也生活无忧。

1985 年，我 21 岁，我也不知道当时父母亲出于什么考虑，本来上班就很忙、很累，又利用家里的一个单间，立起了地毯架，在家里开始织地毯，对外销售。后来我自己思谋，可能是父母感到子女们都大了，尤其是她的那个大小子我年龄也大了，长相一般又没甚出息，咋介也得给张罗个媳妇儿了，需要钱的时侯来了，所以在家里开起了小作坊。母亲自己织了一年，每天加班加点，一直敲腾到半夜，效益很好，定做毯子的人挺多，于是第二年又立起了两副毯架，总共三副架子，开始了带徒、雇人生产。

毯房从 85 年成立，到 2000 年停产，父亲负责记账核算、描图、买毛线送货等，我们姊妹们也一有空就帮着倒线、绕线等，虽然辛苦，但是对于我们家生活质量的改善，特别是对我们各自念书、成家立业，尤其是在我的“包办婚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所指的是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我感觉具体到一个家族、一个家庭这句话也适用，就我们这个家族来说，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所知道的从我的老爷爷开始，可能是对一代又一代“修理地球”的职业感觉有点太过稳当，就做起了皮匠手艺，收租子、雇短工，当时的生活在方周二围确实过得洋洋逛逛。到了我爷爷这代，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摆脱了累、呛、苦的皮匠手艺，纳帮子上鞋底，从事起了更“体面”的订鞋行当，打我记事起，并没有因为我爷爷是手艺人而很有钱，生活一直平平淡淡，也没咋富过。到了我父亲，由于小时候读过书，算盘子也拔拉得利索，在当时也算是很有文化的人，就顺理成章一直在行政单位工作，但没有脱离“农”字，从事了一辈子农业技术工作。

我老爷爷是皮匠，我爷爷是订鞋匠，我母亲是砍毯匠，我虽然没做过多少营生，但人们都说我——做甚也是个“二揽匠”。